

漢書補注

佞幸傳第六十三

漢書九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閼孺此兩人非有材能

但曰婉媚貴幸師古曰婉順也媚悅也補注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

說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關津補注宋故

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駿驥貝帶師古曰以駿驥毛羽飾冠海貝飾

說在司馬相如傳補注宋傅脂粉化閼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

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師古曰

名伯子補注先謙曰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師古曰宦者則李延年

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

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

馬都尉柁侯金賞

師古曰柁音丁護反補注先謙曰仁賞皆有傳

嗣父車騎將軍曰碑爵

為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

師古曰機過於常人耳不能大厚也

宣帝時侍中中郎

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彭祖曰舊恩封陽

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敕無所虧損

師古曰為其小妻

所毒楚國除

補注蘇輿曰漢世謂妾為小妻枚乘傳取臯母為小妻三國時猶然魏志文德郭皇后傳后姊子武孟還

鄉里求小妻后止之亦稱傍妻見本書元后傳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

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南安屬犍為郡不屬蜀郡健為武帝所置漢初益屬蜀也先謙曰

在今嘉定府夾江縣西北二十里

呂濯舩為黃頭郎師古曰濯舩初蓋屬蜀也先謙曰

皆善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濯讀曰濯音直孝反補注先謙曰濯舩即權船也說文無權字新附有之云所以進船也俗亦作棹史

漢通用濯劉屈氂傳注長曰輯短曰濯輯即楫也司馬相如傳濯

漢牛首文選上林賦濯作濯注引韋昭曰濯今棹也楫字蓋起於

漢魏間集解引徐廣云著黃帽也又引漢書音義云能持權行舩也

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施於舩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顏兩取之

而加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補注王念孫曰案推下有之字

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暢御覽人事部十七顧見其衣尻帶後穿

及四十引此並作推之上天史記漢紀同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尻上而居革帶之下也補注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先議曰史記尻作袞索隱袞音篤衫襦之橫者

覺而之漸臺師古曰覺謂寢寐之寤也未央殿西呂夢中陰目求

推者郎師古曰默而視之求所夢者補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

見也召問其姓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此四字案隱漢書云上曰鄧猶

登也悅之是小司馬文帝甚說師古曰悅尊幸之日日異補注先

所見漢書與今本異記不重日字通亦愿謹不好外交師古曰專謹曰雖賜洗沐不欲

疑此衍一字疑此衍一字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呂十數師古曰每賜鉅萬如此者十

鉅萬者以十數爾不謂一賜則鉅萬也官至上大夫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有太中大

蓄為太中大夫二千石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文帝時閒如通家

是上大夫即太中大夫也下文上大夫義同

遊戲師古曰閒謂投隙私然通無他伎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

身已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

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師古曰嚴道屬蜀郡縣有蠻夷曰道

通注沈欽韓曰明志雅州榮經縣東北有銅山即鄧氏錢布天下鄧通鑄錢處西京雜記文字內好皆與天子錢同

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上嗽吮之師古曰嗽音山角反

鳴盛曰嗽字今吳中尚有山角反之音呼若東常熟呼角爲祿皆古音也先謙曰史記嗽作啗下齧亦作啗上不樂從

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

太子齧癰師古曰齧齧也齧出其膿血齧音仕客反補注宋祁曰注文血字下疑有也字太子嗽癰而色

難之補注先謙曰官本嗽作齧已而聞通嘗爲上齧補注先謙曰官本齧下有之字太子慙絳

是心恨通師古曰絳讀與由同其下類此補注蘇與曰潛夫論賢難篇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愛陛

下也又云鄧通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

以極死己之愛上耳以爲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

人有告通盜出微外鑄錢師古曰微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微塞者以鄧塞爲名微者取微遮之

我也微音工劉反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匈奴傳侯應上議曰孝

武據匈奴於幕北建塞徵起亭隧是北方之塞亦曰微也朝鮮傳

曰朝鮮屬遼東外微是東方之塞亦曰微也師古下吏驗問頗有

追未深考歟直言微以要遽為義豈不簡而明乎

遂師古曰遂成也成其罪狀補注劉放曰遂字屬下竟案盡沒入

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張晏曰顧人采銅鑄錢未還庸直而會沒

合及官者數多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尚有負官數長公主賜鄧通

鉅萬故云吏輒隨沒入之耳非負顧庸之私直

師古曰即館陶長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補注蘇輿曰潛

公主文帝之女也

通死無簪天子不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晉灼曰使假貸而私

能達天富無功

說非也公主給其衣食也而號云假借之耳非通自有也恐吏沒

入故託云然此所謂不得名一錢補注宋祁曰注文公字上疑有

長字給字上疑有且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字食也也字當刪

趙談者呂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候積當之孫也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

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

失者日十有餘長安為之語日苦飢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媽出彈輒隨之望丸所落拾焉聰慧上即位欲事

伐胡而媽先習兵師古日言舊自便習補注宋祁日注呂故益尊

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師古日始時媽常與上共臥起江都

王入朝補注先謙日江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趕道未行日已

稱趕止行人訖而天子未出也補注先謙日官本道作通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

江都王望見呂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師古日辟去其從者而

媽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師古日還爵入

宿衛比韓嫣太后繇此銜媽媽侍出入永巷不禁師古日言上恣

先謙日猶言出入掖廷也百官表武帝太初元年改永巷為掖廷呂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

媽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媽遂死媽弟說亦愛幸師古日悅呂軍功

封案道侯巫蠱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雛侯師古日維大司

馬車騎將軍自有傳師古日在韓信傳末補注錢大昕日說增父

媽傳不必更
及其子也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延年坐法腐刑

給事狗監中師古曰掌天子之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

傳延年善歌為新變聲補注先謙曰史記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

注先謙曰官本引宋氏校本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

年輒丞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補注先謙曰官本丞作承引

又一本無新字先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為協律都尉

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臥起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五百十七引漢

一難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案書其愛幸埒韓嫣師古曰埒等齊補

中無是語當亦漢雜事之類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久之寢與出

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補上遂

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氏外戚之家也師古曰氏歸反衛青

霍去病皆愛幸然亦曰功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爲中黃門曰選

爲中尙書宣帝時任中書官

補注宋祁曰任中字下常有尙字

恭明習法令故事

善爲請奏能稱其職恭爲令顯爲僕射元帝卽位數年恭死顯代

爲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

補注宋祁曰折本無事字

方隆好於音樂

曰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

師古曰少骨肉之親無婚姻之家也

精專可信任遂委曰

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

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曰中傷人

師古曰詭違也違道之辯補注宋祁

曰注末常有也字

忤恨睚眦輒被曰危法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初元中前將軍蕭

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尙書事知

顯專權邪辟

師古曰辟讀曰僻補注先謙曰官本僻作開

建白曰爲尙書百官之本國

家樞機

師古曰立此議而白之

宜曰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

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師古曰禮刑人不元在君側故曰應古

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鋼不得復

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

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臯房捐之

藥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臯髡為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

之後曰它事論死自是公卿曰下畏顯重足一迹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

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

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師古曰累累重積也若印何累累綬若若

邪師古曰累累重積也若言其兼官據執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

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

者遂師古曰遂音千旬反修敕宜侍帷幄師古曰天子召見欲曰為侍中遂

請聞言事上聞遂言顯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其下類此補注先謙曰聞字不可通疑是問之訛天

子大怒罷還歸郎官

補注劉放曰郎疑作故

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

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曰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

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曰陛下度越眾賢

師古曰度過也

私後宮親

曰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

師古曰言不見此理

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

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

右耳目有曰閒已

師古曰問音工覓反

迺時歸誠取一信曰爲驗

補注先謙曰宮本信

作言

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

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顯

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曰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

臣屬任曰事

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之欲反

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

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曰一軀稱快萬眾

師古曰稱音尺孕反

任天下之怨

師古曰任猶當也

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埽除之

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

師古曰財與裁同

曰此全活小臣天子曰

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嘗一萬萬

師古曰賂遺謂

百官羣下所遺也嘗讀與貴同補注

先謙曰官本不重賞賜二字此誤衍初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前

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婦已

師古曰婦古誦字誦誦也音所

諫反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琅邪貢禹爲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

結納顯因薦禹天子厯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

是稱顯曰爲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曰自解免取信人主者

師古曰晚節猶言未時也

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

子頗有力

補注先謙曰官本力作功

元帝崩成帝初卽位遷顯爲長信中太僕

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

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

補注錢大昭曰前代宦者往往有妻後漢劉瑜傳云常侍

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言周舉傳云豎宦之人亦復虛

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元魏

前漢九十三

六

時御史蕭忻疏云高軒和鸞者闕官之妾婦胡馬鳴珂者黃門之養息唐書載高力士娶李元昭女李輔國娶元擢女吳文碑亦有妻有子朱子語類云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憂滿不食道病死古溫衰經臨喪奄人倚勢作合良家後先一轍

日滿讀曰諸所交結曰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

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買師古曰賈讀曰價補注蘇與曰言去牢陳之功無賈以當之也

淳于長字子孺補注宋祁曰孺越本作鴻校本作孺魏郡元城人也少呂太后姊子

為黃門郎未進補注宋祁曰進字上當有得字先謙曰注常在幸字下幸會大將軍王鳳病

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呂長屬託太后及

帝師古曰屬帝音之欲反帝嘉長義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

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呂為皇后太后呂其所出微難

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師古曰主猶專歲餘趙皇后得立上甚德之迺追

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弊海內

師古曰罷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師古曰陵置邑徙人以實之長奏令

止所徙之家各還本處朕曰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曰康

寧師古曰其賜長爵關內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

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衆鉅萬師古曰衆古亦同多畜妻妾

淫於聲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坐執左道補注錢大昭曰坐字上脫

廢處長定宮而后姊嬀為龍領思侯夫人晉灼曰嬀音靡補注錢大昕曰韓寶嗣父增為

龍領侯諡曰思寡居長與嬀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因嬀賂遺長欲求復

為健仔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為白上立

曰為左皇后嬀每入長定宮輒與嬀書戲侮許后嬀易無不言師古

曰嬀姦汗也易輕也易音代鼓反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為

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曰外親居九卿位

次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嬀受長

次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嬀受長

定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曰當代輔

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

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某人為某官某人為某事

具言其舉過

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

東宮

師古曰趣讀曰促

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

師古曰佚讀與逸同

欲代曲陽侯

對莽母上車

師古曰莽母於長舅之妻也上車當於異處便於前上言不敬

私與長定貴人姊通

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迺免長

官遣就國初長為侍中奉兩宮使親密

師古曰言為使者傳言語於太后及帝欲立趙飛燕

之類紅陽侯立獨不得為大司馬輔政立自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

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

師古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為嗣者也

長曰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為長言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驗

吏捕融立令融自殺曰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

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

師古曰侮占侮字

謀立左皇后舉至大逆死

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

師古曰若者其母名

紅陽侯立就國

將軍卿大夫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爲大司馬久之

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

師古曰酺音蒲

後酺有罪莽復殺之徙其家屬故

郡

補注先謙曰官本屬下有歸字是

始長呂外親親近

師古曰親近謂近幸於天子近音其斬反其愛

幸不及富平侯張放放常與上臥起俱爲微行出入

補注何焯曰放事附見張

湯傳後不入佞幸者以張純復顯於建武中也然不掩其惡所以不失爲良史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人哀帝立賢

隨太子宫爲郎

師古曰東宮官屬隨例遷也

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

師古曰傳漏奏時刻

爲人美麗自喜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哀帝望見說其儀貌

師古曰說讀曰悅

識而問

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

父爲雲中候卽日徵爲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爲駙馬

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閒賞賜案鉅萬貴震朝廷常

與上臥起嘗盡寢偏藉上裊

師古曰藉謂身臥其上也裊古袖字補注宋祁曰裊字上當有衣字先謙

日官本藉作籍通用字

上欲起賢未覺

師古曰覺寐之寤也音工効反

不欲動賢迺斷裊而

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為媚曰自固每賜洗沐不肯

出嘗畱中視醫藥

補注先謙曰官本當作常是

上曰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

籍殿中止賢廬

師古曰廬謂殿中所宿止處也

若吏妻子居官寺舍

補注先謙曰若及也因賢

妻故並吏妻子皆得居官寺舍

又詔賢女弟曰為昭儀

補注錢大昭曰詔南監本闕本並作召先謙曰官本

召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曰配椒房云

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名故曰椒

風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竝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

萬數遷賢父為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為衛尉又曰賢妻父

為將作大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

洞門

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謂門門相當也皆借天子之制度者也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

畫雲氣華綺山靈水怪或衣以錦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便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

樹轉相逆山池

玩好窮盡雕麗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曰絺錦師古曰檻謂軒闌之

板也絺厚細也音徒奚反

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

選物上第盡在董氏

補注先謙曰上弟猶上等

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及至東

園祕器珠襦玉押豫曰賜賢無不備具

師古曰東園署名也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

木長二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爲襦如鍍狀連縫之以黃金爲縷

要以下玉爲押至足亦縫以黃金爲縷補注宋祁曰押字下當有

皆又令將作爲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孟康曰堅

師古曰題湊外爲微道周垣數里門闕采蔥甚盛上欲侯賢而未

解在霍光傳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師古曰謁者后

名之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平事者迺曰

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

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冤甚惡躬等數諫爭曰

賢爲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卽位祖母傳太后母丁

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爲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

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

死明甚憐之上竊重賢欲極其位師古曰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

曰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詛雲后舅伍宏呂鑿待詔與校

祕書郎楊閔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呂聞咸伏

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

及相丹諸侯王后親師古曰相姓也音許羽反補而宣除用丹爲

御屬補注沈欽韓曰續志御屬主爲公御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呂附吳得

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師古曰幾反朕呂恭皇后故不忍有

云師古曰恭皇后謂丁后即哀帝母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

師古曰未萌謂禍難之未生者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爲宣吳師古曰以

君上爲非懷此心也反痛恨雲等揚言爲羣下所冤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

可惜也師古曰見賢等獲封極幸嫉妒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

師古曰於讀曰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師古曰將謂是曰季友鳩

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師古曰季友魯桓公少子

子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兄慶父故季友使鍼季鴆之公羊

傳曰季子殺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弟君臣之義也趙盾晉大夫

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出奔而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

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補注先謙曰官本山作境是

朕閱將軍陷于重刑故曰書飭師古曰飭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

相嘉相比師古曰比謂比令嘉有依得曰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

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孟康曰易曰噬膚滅鼻噬食也膚膏也

說非也易噬嗑卦九二爻辭曰噬膚滅鼻噬膚言自齧其肌膚也
云為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
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噬膚之恩是取易噬六五厥其上票騎
宗噬膚言貴戚之卿恩未忍絕先謙案官本云作曰
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曰賢代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

序惟稽古建爾于公已爲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

師古曰悉盡也統領也辟

君也元戎大軍也言爲元戎之主而統之也辟音必亦反

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

之眾受制於朕以將爲命呂兵爲威可不慎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是時賢

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尙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

宜在卿位徙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

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

師古曰明也

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

補注宋祁曰臣字下當有賢字

單于怪賢年少以問

譯

師古曰傳語之人也

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迺起拜

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

賢爲大司馬與光竝爲三公上故令賢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

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卻入賢至

中門光入閣

補注宋祁曰入字上當有又字

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

賓客均敵之禮

補注先謙曰官本均作鈞

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

大夫常侍

補注先謙曰中常侍加官得入禁中亦稱常侍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

賢繇是權與人主

侔矣

師古曰侔等也

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

爲太子時爲庶子得幸及卽位爲侍中騎都尉上呂王氏亡在位

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爲中常侍閎妻父蕭咸前將

軍望之子也久爲郡守

補注劉敞曰多字久字

病免爲中郎將兄弟並列

補注先謙

曰案望之傳子育哀帝時爲南郡太守病免起家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此兄弟並列謂有咸賢父恭慕之欲與

結婚姻閎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

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迺堯禪舜之文非三

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

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

蓋咸自謂閎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迺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

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後

上置酒麒麟殿

師古曰在未央宮

賢父子親屬宴飲

補注王念孫曰案賢上脫與字則上下句

義不相屬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

王閔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

正作與賢父子親屬宴飲

師古曰言酒在體中補注先謙曰酒所猶酒意疏廣

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酒在體中補注先謙曰酒所猶酒意疏廣

自從其所顏注若自出

從容視賢笑

師古曰從容千容反補注曰

其意皆是此注失之

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

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左右皆恐於是遣閔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成功

堅

師古曰言盡功力而作之極堅牢也功字或作攻攻治也言作治之甚堅牢

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

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曰喪

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葬前呂大司馬奉

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葬佐君賢頓首幸甚

補注宋祁曰首字下當有曰字

太后遣使者召葬既至呂太后指使尙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

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馬中

補注宋祁曰出入中字上當有門字

賢不知所爲

詣闕免冠徒跣謝葬使謁者

師古曰謁者曰太后詔卽闕下冊賢

卽就也曰聞

者曰來陰陽不訓舊害竝臻

師古曰舊古災字

元元蒙辜

師古曰蒙被也

夫三公

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

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

爲大司馬不合眾

心非所曰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卽日賢與斐皆

自殺家惶恐夜葬

補注何焯曰周禮司烜氏注司烜掌明火掌夜事既令掌

之則罪人夜葬可知故曾子問云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

事也沈欽韓曰荀子禮論罪人之喪不得畫行以昏殯王文彬曰

夜葬者蓋賢家惶恐之甚慮有它故乘夜葬疑其詐死有司奏請

發賢棺至獄詎視棺柩也詎驗也音軀葬復風大司徒光奏賢

師古曰翼進也補注王文

曰風讀曰諷

質性巧佞翼姦

曰獲封侯

父子專朝兄弟竝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

王制

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費曰萬萬計國家爲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爲使

者禮

師古曰言不敬天子之使

受賜不拜舉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

不悔過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等字

乃復呂沙畫棺

師古曰以殊砂塗之而又雕畫也

四時之色

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呂棺

師古曰以此物棺斂也棺音工喚反

至尊無呂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

官諸呂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

鉅鹿長安中小民謹誦鄉其弟哭幾獲盜之

師古曰陽往哭之實欲竊盜也鄉讀曰嚮

幾讀曰

戴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第

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贏

師古曰陽往哭之實欲竊盜也鄉讀曰嚮

診其尸

師古曰贏露形也音郎果反

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

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而大怒呂它舉

擊殺詡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而字

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

補注

劉放曰案後漢傳浮祗為大司空未嘗為司馬明多兩

而王閔王

莽時為牧守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十六漢名臣奏曰王莽斥出王閔太后憐之閔伏泣失聲太后親自手巾拭閔

逆所居見紀葬敗迺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閭師古

曰商容殷賢人閭修善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呂閔子補吏至

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補注宋祁曰成字下當有之字

贊曰柔曼之傾意師古曰曼釋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

觀藉閔鄧韓之徒非一補注先謙曰官本藉作籍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

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師古曰言本不以德進繇讀與由同位過

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呂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

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師古曰釁謂間隙也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

彊棟幹微撓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

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師古曰謂貶皇太后趙氏為孝成皇后傅氏退居北宮哀皇后傅氏退居桂宮咎在

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

柔友便王者不私人呂官殆為此也師古曰殆近也

侯幸傳第六十三

終

漢書九十三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漢書九十四

漢 蕭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師古曰以殷時始奔北邊補注

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獫狁妻桀之眾妾避居北

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

俗通曰殷時曰獫狁改曰匈奴又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

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葷維是其始祖蓋與

獫狁是一也唐虞已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師古曰皆匈奴別號居于北

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驘羸

馱騊駼騊駼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羸驘種而馬

生北海驘奚駼騊駼類也佗音徒何反馱音決騊音提逐水草遷徙

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曰分音扶無文書曰

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師古曰言其少長則射狐菟

師古曰少肉食師古曰言無米粟唯食肉補注王念孫曰師古說

長言漸大肉食非也肉食二字若承上文少長言之則肉食固句

奴之俗自幼時已不待少長也若不承少長言之則肉食二字

與上下文皆不相屬今案肉食當爲用食字之誤也膳餽餽

用爲食是其明證也以訓爲用故用亦訓爲以此言匈奴習於騎

射白爲兒時已能騎羊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及長而爲士則力

能彎弓者盡爲甲騎非記其飲食之事也下文云自君王以下減

食畜肉乃始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爲

生業急則人習戰攻已侵伐師古曰人皆習之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

短兵則刀鋌師古曰鋌鐵把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

在不知禮義自君王已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

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

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無姓字集

官號可得而記則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

不能謂無姓也

謂孫也變化也邑于幽師古曰即今之幽州是其地也其後三百有餘歲補注沈

困學紀聞王達曰自后稷五傳而得公劉自豷父三傳而滅商則

公劉在夏之中衰豷父在商之末世不帝五六百年曰三百歲未

知何據案班承史遷戎狄攻太王豷父師古曰自公劉至豷父

父亡走于岐下師古曰岐幽人悉從豷父而邑焉作用師古曰始

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吠夷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吠音

夷昆字或作混又作混二字並音工犬反吠即吠戎也又曰昆

犬戎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

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為犬戎許氏說文解字曰赤狄後十有餘

本犬種也故字從犬補注先謙曰索隱弄明作并明

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鄆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

涇沮水也本出上郡雕陰秦冒山而東南入于渭補注宋祁

曰注文冒亦作昌越本作冒先謙曰作昌是也索隱亦作昌時

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補注沈欽韓曰竹書紀年穆王

年纔九周道衰而周穆王伐吠戎王師古曰穆王成得四白狼四白

十四年鹿弓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師古曰即尙書呂

音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

苦詩人始作補注沈欽韓曰紀年懿王十三年翟人侵岐二十一

周紀云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白虎通引采薇之詩以為

師出踰時怨思而作人表懿王下班注詩作易林睽之小過云采

薇出車魚麗思初上下促急君子懷憂是三疾而歌之曰靡室靡

家獫狁之故豈不日戒獫狁孔棘師古曰小雅采薇之詩也孔甚

家夫婦之道者以有獫狁之難故也豈不日日相警戒乎獫狁之

難甚急補注先謙曰毛詩釋文曰戒音越又人栗反鄭箋云豈不

日相警戒乎誠曰相警戒也是鄭讀曰字此作日戒明三至懿王

家詩是日字毛或作日也唐石經改毛詩曰作日又誤至懿王

曾孫宣王興師命將已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

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

朔方北方也薄伐言逐出之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補注先謙曰

朔方北方也薄伐言逐出之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后有隙宣王之子

氏所增注先謙曰后字申侯怒而與畎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師古

誤官本作申侯

讀曰昭云戎後來居此山故號曰驪戎遂取周之地鹵獲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焦獲

括地志云焦獲亦名驪口亦曰驪中在雍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

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鄠鎬而東徙于維師古曰平

子當時秦襄公伐戎至邽師古曰邽古岐字補注劉敞曰當字下

記作當始列為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

與戰于齊郊師古曰釐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補注

孫曰齊上脫於字御覽四夷部齊桓公北伐山戎走後二十

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師古曰襄王襄王出奔于鄭之汜

邑蘇林曰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初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為

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

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補注周壽昌曰開戎翟戎

翟已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是戎翟或居於陸渾師古

曰今伊闕南陸東至于衛侵盜尤甚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侵盜暴

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慮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

彭彭城彼朔方以為襄王時詩與班義異周襄王既居外四年迺

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迺興師伐戎翟誅子帶迎

內襄王于洛邑當是時秦晉為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圉

洛之間晉灼曰圉音鬱三倉作圉地理志圉水出上郡白土縣西

說是也後轉寫者誤為圉耳洛水亦謂漆沮補注沈欽韓曰一統

志圖水在葭州北自邊外流入下流入黃河通志有秃尾河自建

安堡北塞外流入又東南逕高家堡西合永利河蒺藜川又東南

合開光川又東南入河蓋即圖水也洛河在慶陽府安化縣東北

二百五十里案洛水今發源榆林府定邊縣東南家嶺下東南流

入延安府保安縣界去安化東北二百五十六里舊志所記里數

與元和志寰宇記皆同先號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

狄子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隴曰西有繇諸畎戎

狄獫之戎師古曰皆在天水界即繇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

務烏氏胸衍之戎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荔而晉北有林胡樓煩

之戎

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如淳曰林胡即僭林為李牧所滅索隱樓煩縣屬雁門應劭云故樓煩胡正義林胡括地志云朔州

春秋時北地也嵐州樓煩胡地也先謙案朔州今朔平府朔州治嵐州今太原府嵐縣治燕北有東胡山戎度

曰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

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

補注沈欽韓曰困學紀聞魯文公三年秦霸西戎襄公四年魏絳和戎裁

五十餘歲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

注而破之并代已臨胡貉

師古曰貉音莫伯反補注先謙曰索隱貉即歲也

後與韓魏共

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已北而魏有西河上郡已

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已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

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

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

師古曰即昭王母也

宣太后詐而殺義

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

城已距胡

補注蘇輿曰据此秦在昭王時已築長城始皇特立萬里之名耳後人已長城始於始皇非也中國自春秋以

後各有長城詳見顧氏曰知錄三十二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

樓煩補注先謙曰史記亦有築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師古曰並

音步浪反高關解在徭青霍去病傳補注宋祁曰邵本樓煩陰山

為句先謙曰索隱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

北也正義括地志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朔方臨戎縣北有

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土俗名為高關也先謙案臨

戎縣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故漢朔方縣西而置雲中雁門代郡

黃河向北流之東岸官本注無霍去病三字

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卻千餘

里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補注先謙曰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

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

也補注沈欽韓曰通典造陽在今媽州北唐媽州今宣置上谷漁

化府懷來縣治漢襄平在今奉天府遼陽州北七十里

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已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

匈奴如淳曰燕趙秦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補注錢大昭曰物南監本閩本作

先謙曰官本作取史記同無數

宇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曰

充之

師古曰通讀曰謹有罪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

補注先謙

地志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自九原至雲陽

千八百里先謙案隋華池縣在今慶陽府台水東北百二十里縣

東有子午山舊名翟道山九

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師古

原漢五原縣雲陽扶風縣

補注先謙曰臨洮隴西縣正義括地志

也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補注先謙曰今岷州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

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先謙

案岷州今登昌府岷州治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地名補注先

謙曰正義括地志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

假中北假在河北案河目縣在今吳喇武西北當是時東胡強而

月氏盛師古曰匈奴單于曰頭曼師古曰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

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

師古曰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

適音適子名曰冒頓後有愛闐氏生少子師古曰闐氏匈奴皇后號也闐

冒音墨頓音毒無別訓姚令威云僕聞董仲舒傳冒音莫克反又

如字司馬遷傳亦音莫克反劉攽曰匈奴單于號其妻為闐氏爾

顏便以皇后解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迺使冒頓質於月氏冒

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

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迺作鳴鏑應劭曰鏑箭也師古曰鏑

念孫曰案作下原有為字後人言為即作故刪去為字不知古

書言作為者多矣通鑑漢紀三已脫為字文選左思詠史詩注曹

權名都篇注陸機從軍行注張協七命注邱遲與陳伯之書習勒

注顏延之陽給事誄注六引漢書皆作作為鳴鏑史記同

其騎射師古曰勒其所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獸有

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曰鳴鏑自射善馬左右或莫敢

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曰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

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曰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

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曰鳴鏑射頭曼其左右

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
冒頓自立為單于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云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冒頓既立時東胡強

聞冒頓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

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

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已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

于一闕氏補注沈欽韓曰頗猶匡謬正俗以闕氏為專言正妻案

夫人元亦有第二皇后第三皇后則稱大幹耳冒頓復問左

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

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

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歐脫服虔曰歐脫作土室

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處也歐音一候反脫音土活反補東胡使

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歐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

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

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

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召兵至大破滅東胡王

虜其民眾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二王之

居在河南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胡

郵師古曰朝郵屬安定府屬上郡補注先謙曰朝郵在今平涼府平涼縣西北施師古曰朝郵屬上郡補注先謙曰朝郵在今平涼府平涼縣西北

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召故冒

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師古曰控引也自淳維召至頭

曼干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師古曰尚久遠其世傳不可得而

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强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

世信官號補注錢大昭曰信當作姓先謙曰官本作姓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鞮氏師古

日攣音力全反鞮音丁奚反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蘇林曰撐音掌距之

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

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補注先謙曰谷蠡下史記有王字

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

補注先謙曰骨都異姓大臣

匈奴

奴謂賢曰屠耆故常曰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曰下至當

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

官呼衍氏蘭氏

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

其後有須卜氏此三

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曰東

師古曰直當也其下亦同也補注劉攽曰

以東屬

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曰西接氏羌

補注西

接下史記有月氏二字

而單于庭直代雲中

補注先謙曰匈奴謂所都處為庭

各有分地逐

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

補注劉攽曰衍國字先謙曰史記亦作最為大

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

王

師古曰裨音頻移反補注宋祁曰百長下舊本有行長二字先謙曰舊本衍文史記無

相都尉當戶且渠

之屬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

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

補注先謙曰言

少以配下大會之文官本作少史記作小明少字非也

五月大會龍城

補注沈欽韓曰後書會五月龍城索隱崔

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案晉載記祭其先天

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八月月中皆會祭處也師古

尚豎柳枝眾騎馳遠三周適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祭無林木者

焯曰案金源有射柳但不於秋而於夏五月沈欽韓曰索隱鄭氏

語解云蹕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趨蹕林案遼史國

以鐵勒部思結為蹕林州隸燕然都護府先謙曰官本注無皆字

正義以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服虔

刻其面也如漚曰軋擣杖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軋謂輶轅其骨

節若今之厭蹕者也軋音於豎反輶音女展反補注何焯曰軋之

義似當從如說先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

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者師古曰左

尊日上戊己同戊己在天幹居五六旬奴似亦取天地中合之義

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補注先謙曰而無封樹喪服補注先謙曰

華曰匈奴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師古曰或數十人

冢曰豆落

曰史記十作干正義引舉事常隨月盛壯曰攻戰補注沈欽韓曰

而侯星月盛壯則攻戰疑星字衍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

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已予之得人已為奴婢故其戰人人

自為趨利師古曰趨讀善為誘兵已包敵師古曰包裹取之補注

言善誘則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舉死

者盡得死者家財補注先謙曰史記鼎作與後北服渾窳屈射丁

零隔昆龍新羣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渾音胡昆反窳音戈主反

屈射三丁零四隔昆五新羣龍字蓋涉上文龍城而衍史記漢紀

皆無龍字沈欽韓曰魏志注魚豢魏略匈奴北有渾窳國屈射國

隔昆國新羣國亦無龍字先謙曰史記渾窳作渾庚於是匈奴貴

人丁零作丁靈後又作丁令隔昆作隔昆新羣作新羣大臣皆服已冒頓為賢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

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

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卒之墮

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

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

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補注先謙曰史記圍高

帝於白登七日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補注先謙曰詳嬰敬傳漢兵中外不得

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騶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師古

曰騂青馬也騶深黑騂赤馬也騶音龍騂音先營反補注沈欽韓曰釋畜馬面頰皆白為騂騂非青馬故史記云青騂馬高帝

適使使聞厚遺閼氏蓋單于用事之正妻文苑英華有謝觀漢以

木女解平城圍賦云舉國興師宴敬之言莫聽七日不食陳平之計方行於時命雕木之工狀佳人之美云云其奇計蓋如此閼

氏適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

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

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適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傳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滿引弓弩注矢外捍從解圍之隅直角以出去補注先謙

曰官本注直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

角作角直是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

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代

鴈門雲中補注先謙曰史記無鴈門二字居無幾何陳豨反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

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

塞是時匈奴已漢將數率眾往降師古曰即謂韓信陳豨之屬耳故冒頓常往來

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之迺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

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歲奉匈奴絮綈酒食物各有數約爲兄弟已

和親冒頓迺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補注

曰史記作率其黨數千人往來苦上谷已東終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浸驕

師古曰浸漸也補注先謙曰惟高后紀六年書匈奴迺爲書使使

遺高后曰孤債之君如淳曰債仆也猶言不能自立也師古曰債音方問反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債如左傳

張脉債興之債倉公傳所謂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如說非生於沮澤之中師古曰沮浸淫之地音子豫反

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

主不樂無已自虞

師古曰虞與娛同

願已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

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

補注宋祁曰越本無平字

發兵而擊之樊噲

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

於代漢兵三十二萬

補注齊召南曰案韓王信反誘匈奴攻漢而

於代事在十年與平城之圍了不相涉季布面折樊噲不應誤記後事為前事疑陳豨二字傳寫之譌噲為上將軍

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

苦七日不食不能殼弩

師古曰殼張也音工豆反

今歌噲之聲未絕傷痍者甫

起

師古曰噲古吟字痍也甫始也痍音夷

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已十萬眾橫行是

面謾也

師古曰謾欺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

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

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

之曰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

師古曰圖謀也

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

度單于過聽不足已自汗

師古曰過誤也

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

二乘馬二駟已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

義

補注宋祁曰晏本無嘗字

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修

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

補注何焯曰前此匈奴復得陽山北

假地至是入居河南故十四年大入遂至彭陽也

於是文帝下詔

曰漢與匈奴約爲昆弟無侵害邊境所已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

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地非常故

師古曰言異於常非舊事

往來入塞捕殺吏

卒毆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

師古曰夷謂本來屬漢而居邊塞

自保

陵轢邊吏入盜甚驚無道

師古曰轢音來各反驚與傲同

非約也其發邊吏

車騎八萬詣高奴

師古曰上郡之縣也

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

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

補注先謙曰濟北王興居

文帝歸罷丞相擊

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

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通漢書意相副而共結驩親

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師古曰不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告單于也

與漢吏相恨補注先謙曰史記支作氏恨作距王念孫云恨讀為恨謂相爭鬪也詳見劉向傳絕二主之

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師古曰書報不來漢使不至師古曰讓

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漢書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書其使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漢曰其故

不和隣國不附今師古曰少吏之敗約師古曰少吏猶言小吏故罰右

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師古曰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師古曰滅夷月

氏師古曰夷平也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補注

先謙曰史記皆已為匈奴師古曰皆入匈奴國也揭音巨列反諸引弓之民并為一

家北州師古曰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曰安邊

民師古曰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

帝之志補注先謙曰言故使郎中係虜淺奉書請師古曰虜音火

未知漢意如何

曰史記序作弩下同請字下獻藥佗一騎馬二駕二駟師古曰騎馬堪為騎也駕可駕車也二駟八匹

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師古曰舍居止也使者至即遣

之補注先謙曰請勿羈留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服虔曰漢界上塞下之地補注先謙曰史記新作薪

索隱令匈奴使至於此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

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

文前六年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庠淺遺

朕書云願寢兵休事補注先謙曰官本事件土是除前事復故約已安邊民世

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已遺

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

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

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

師古曰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袷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以繡為表綺為裏也袷音工治反補注先謙曰綺衣下史記作繡袷長襦

錦裕袍比疏一師古曰辨髮之飾也以金馬之比音頻寐反疏字

凡三事比疏或作余補注沈欽韓曰廣雅梳枇篋櫛也案張揖

訓多混同釋名梳言其齒疏也比言細相比也魏志管輅傳清河

令徐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為

枇耳顏說未聞先謙曰索隱蒼頡篇靡者為黃金飭具帶一黃金

比倉者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洛帶瑞獸名也東胡

犀毗一好服之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鉤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

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

冠具帶黃金師比饒蟻賦購之案具當作貝淮南主術趙武

靈王貝帶鵠而朝趙國化之類鮮卑二字三音曰郭洛帶案誘此

以大貝飾帶胡服鵠讀曰私鉞頭比言之其云郭洛帶一名鮮卑

注當有脫文云私鉞頭者即指師比言之其云郭洛帶一名鮮卑

帶與張晏說合東觀記詔賜鄧通金剛鮮卑緹帶一具魏志注典

略文帝當賜劉楨郭洛帶班固與竇憲賡云賜犀比金頭帶又延

篤國策注云胡革帶鈎為師比蓋賜帶必連鈎故徐廣云犀毗或

無一字先謙曰史記飭作飾此誤緹十匹錦二十匹赤緹綠綰各

犀毗史記作胥紕具疑當作飾此誤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

四十匹師古曰緹者帛之總稱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

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師古曰稽音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

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

師古曰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補注先謙

日翁史記作公此本以翁主蒙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師古曰姓

公主之名曰翁主著其實也

中行名說也行音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師古

胡郎反說讀曰悅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師古

日言我必於漢生患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

我行也班刪行字而語意正同顏注不合

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縉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

當漢之一郡然所已強之者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之字是已衣食異無印於漢

師古曰印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

矣師古曰言漢費物十分之二則盡得匈奴之眾也其得漢絮縉已馳草棘中衣袴皆裂

弊已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下皆類此得漢食物皆去之師古

奔也音呂反已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師古曰重乳汁也重音竹用反

日史記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已計識其人眾畜牧師古曰說

作誼說之名也疏分條之也識亦記音式漢遺單于書已尺一牘辭曰

志反補注劉放曰說當作施銳音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已遺物及言語云云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已字

中行說令單于呂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驚其辭

師古曰倨

慢也驚與傲同

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

呂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

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齎送飲食行者

乎

師古曰而汝也飲音於禁反食音似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史記親上有老字則文義更顯

漢使曰然說曰

匈奴明呂攻戰爲事老弱不能鬪故呂其肥美飲食壯健呂自衛

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呂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

廬臥

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

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

帶之節闕庭之禮

補注先謙曰史記節作飾是

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

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入習騎射寬則人

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

師古曰徑直也簡率也

一國之政猶一體

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

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到易姓皆從此類

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到作制引宋祁曰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

室屋之極生力屈焉

師古曰言忠信衰薄通為禮義故其未流怨

力屈屈盡也

夫力耕乘弓求衣食

師古曰力竭力也築城郭曰自備故其

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

師古曰罷讀曰疲嗟土室之人顧無喋

喋佔佔冠固何當

師古曰嗟者歎也之言也喋喋利口也佔佔衣

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喋音喋佔音昌占反自是之

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願漢所輸匈奴繒絮

米糲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

師古曰願念也中猶滿也量何已言

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孰曰騎馳蹂迺稼

穡也

師古曰苦猶穡也蹂踐也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

補注先謙曰文紀十一年寇狄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薊關殺北地都尉

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

服虔曰安定縣也師古曰即今彭原縣是補注先謙曰今涇州鎮原

縣使騎兵入燒回中宮

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宮秦時所築始皇二十

九年巡隴西過回中宮即此括地志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又以下文證之則在雍明矣先謙曰史記騎作候騎至雍甘泉補注先謙曰正義

奇雍縣在今鳳翔府鳳翔縣南於是文帝曰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

乘十萬騎軍長安旁曰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補注

日案隱表盧作旅古今字甯侯魏遼為北地將軍師古曰遼

異案今表作旅又旅誤字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師古曰隴西並以屯地名之上東陽侯張相

如為大將軍成侯董亦為將軍師古曰文紀言建成侯此言成侯紀傳不同當有誤補注朱一新曰

赤成侯漢之子見功臣表史功臣表何奴傳亦皆作成侯索隱成縣名屬涿郡則此傳無建字是文紀誤先謙曰史記云前將軍時

為將軍者尚有樂布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

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曰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眾雲中遼

東最甚郡萬餘人

補注先謙曰史記郡上多至代二字

漢甚患之迺使使遺匈奴書

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

馬二匹已至敬受

師古曰當戶且渠者一人為二官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者其姓名補注先謙曰史記且渠難先帝

制補注先謙曰言高祖制詔如此

長城已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已內冠帶

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居無

累虐

補注先謙曰官本居作俱是史記作俱無暴逆

今聞渠惡民貪降其趣

晉灼曰渠音渠水之渠邪

惡不正之民師古曰渠音先列反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趙讀曰趣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貪降其進取之利

背義絕約

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

主驩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寢兵休卒養馬

師古曰寢息也

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

甚嘉之聖者日新政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

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

師古曰由從也用也

順天恤民世世相傳

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

補注劉奉世曰鄰上宜有有字

不然衍使字王念孫曰劉說非也天下莫不咸嘉使本作天下莫

不咸便使安也言順天恤民天下咸安之也漢與匈奴鄰敵之國

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便與使形相近因誤為使後人不得其

解遂於咸下增嘉字讀天下莫不咸嘉為句而以使字下屬為句

義不可通故劉疑使為衍文而不知其為便匈奴處北地寒殺氣

字之誤也史記作天下莫不咸便是其證

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秣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

補注先謙曰今史記綿作絳

天下大安萬民熙熙

師古曰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

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已離昆弟之驩

師古曰細故小事也

頗覆地不偏載

師古曰頗亦偏也音普何反

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

師古曰捐棄也補注劉敞曰衍也字

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

類

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者也蠕動

貌也謂跂音岐喙音許穢反蠕音人竟反補注王念孫曰跂行貌也

行畢達公孫宏傳跂行喙息咸得其宜義並與此同說文蠕動也

踐行也大是謂之
也凡生
之
行
皆
日
故
今
本
多
一
何
冬
春
之
間
成
日
業
 東方朔傳踐行

脈善辨也。言端息所基篇技行。端息謂飛。莫動。

之顯顯雅雅嗷嗷息也嗷嗷狝言中息新言嗷嗷息是其證也逸周書周祝篇

跋動
 噦息
 淮南
 倣眞
 篇蠅
 飛蠅
 動跋
 行噲
 息噦
 噲竝
 與喙
 通解

[illegible]

以跛爲足喙爲口則與蠕動之文不類矣先謙曰官本注峽作莫

駟無兩也字及末兩音字引宋禪曰注文賦字趙本作駟字

不就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也音王呂反

夫奉此尊民師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今不追補置千母三章

用釋邊虜巨達劉奉世曰逃去者虜去者爲二事

尼等師古曰背單聯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師古曰用云

不言棄其前言如食而盡補豆三謂示之三師古曰雷志

注先謙曰官本無凡云二字單于留志天下大安謂計念和親利

規之幾莫過不荒師古曰言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

親之有濟迫之夕更不負約 五二 其多八三 自給不親力是帶

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言益眾廣地匈奴

又其出墨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令丁品、

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紿者紿之作令是史記作令可曰久

現後無等具更俟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補注先謙曰此與

業行無咎作仁用言其不咎二作時分云文紀所載詔文詳

略互見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補注先謙曰集解徐而

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補注先謙曰文帝後六年

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於是漢使

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師古曰險隄之處在代郡之南南衛燕趙之中

補注先謙曰句注山在雁門陰館今代州西北飛狐口在代郡常山關今蔚州南緣邊亦各堅守已備胡

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已備胡補注先謙曰三將軍

周亞夫徐厲劉禮胡騎入代句注邊燧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

匈奴亦遠塞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補注先謙

曰元年四月遣御史大夫陶青和親二年復與和親並見紀而趙王遂迺陰使於匈奴吳楚反

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

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

大寇補注先謙曰帝紀五年遣公主中二年入燕武帝即位明和

六年入雁門至武泉入上郡後二年入雁門

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曰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

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師古曰姓聶名壹翁者老人之稱也補注周壽昌曰聶翁壹敎傳云以財雄邊又云北方

多以壹為字者顏注非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孟康曰私陽為賣馬邑城

誘單于補注先謙曰元光二年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迺十萬騎入武

州塞補注先謙曰索隱蘇林云在雁門也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

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曰伏單于師古曰伏兵而待單于也單于既入漢塞

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雁門尉

史行微見寇保此亭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巡行微塞也行音下孟反單

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漢謀迺下師古曰尉史在亭樓上虜欲以具

告單于補注劉放曰迺下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迺引兵還出曰

吾得尉史天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此句下有天使若言四字曰尉史為天王補注周壽昌曰匈奴

以天為重猶云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補注王念孫曰案

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縱下兵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史記作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縱

謂縱兵擊之也史漢中多謂縱兵為縱史記高祖紀高祖與項羽

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李廣傳中貴人將騎數十縱縱

結驍騎長驅下見又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朝鮮傳率遼

東兵先縱擊下本無兵字故師古釋之曰放兵以擊單于若本

馬皆其證也縱下本無兵字故師古釋之曰放兵以擊單于若本

作縱兵則無煩訓釋矣韓非子人驍驍也單于不至已故無所得將軍

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聞單于還兵多

不敢出漢曰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

當路塞師古曰塞之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尙樂關

市者漢財物師古曰者漢亦通關市不絕已中之師古曰以關市

仲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補注先謙曰武紀元光六年春匈奴入

反誤當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

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

七千補注先謙曰史記七千李廣出雁門為胡所敗匈奴生得廣

下補注有餘二字語較闊

廣道亡歸

師古曰於道上亡還

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

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

補注先謙曰數千人盜邊史記作數

入盜邊武紀秋匈奴盜邊遣韓安國屯漁陽其冬當作其秋時未正歷冬不在歲末也

其明年

補注先謙曰元朔元年

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

千餘人

補注先謙曰武紀作敗都尉與此異

圖將軍安國

師古曰即韓安國也

安國時千餘騎

亦且盡會燕救之至

補注劉攽曰衍之字

匈奴遁去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

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

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已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

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

補注何焯

曰大軍擊其西出匈奴不意漢都長安既取河南地則無燹火通甘泉之患先謙曰武紀置朔方五原郡復繕故秦時

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已予胡

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辟讀曰僻補注齊召南曰案造陽地當在上谷最北

即前文所云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者也據後文則造陽之北凡九百里後世如開平小興州等地疑即古之造陽是歲

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為

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降漢漢封於單為陟安侯

補注先謙曰史記陟作涉本表同陟字誤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

入代郡殺太守其友師古曰其友太守姓名也共讀曰略千餘人

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補注先謙曰其友太守姓名也共讀曰略千餘人

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

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

其明年春補注先謙曰五年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

補注何焯曰再西衛青傳云大行李息岸頭右賢王已為漢兵不

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

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眾男女萬五千人裨

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補注先謙曰略

千餘人其明年春補注先謙曰六年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

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師古曰仍頻也補注何擊匈奴得首虜

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已身

脫補注周壽昌曰蘇建也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

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已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

故盡沒晉灼曰介音夏師古曰介特也本雖并軍至遇單于時特

不必又言介且既與右將軍并軍何以獨遇單于今案并軍介當

依史記作并軍分行謂始而并軍繼而分行故獨遇單于兵而盡

沒也分誤為介介本行謂始而并軍繼而分行故獨遇單于兵而盡

介獨二字單于既得翕侯已為自次王師古曰直已誘罷漢兵微極而取

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師古曰直已誘罷漢兵微極而取

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微要也誘令疲母近塞師古曰不近塞居單

之要其困極然後取之微音工堯反母近塞師古曰不近塞居單

于從之其明年補注先謙曰元狩元年夏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

補注先謙曰二年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

補注何焯曰遺票騎擊其西春小嘗之夏大發兵沈欽韓曰者與支同元和志甘州剛丹縣馬支山一名剛丹山在縣南五十里東

西百餘里南北二十里水草茂美先謙曰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

休屠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

法補注沈欽韓曰始皇紀十年迎太后来居甘泉宮十五年韓非死雲陽縣人志雲陽縣在秦時屬雲陽郡耳宣得以前與秦逼

十二年使蒙恬略取河南地即漢之朔方郡耳處數十里間乎地理志左馬翊雲陽縣有休屠金人祠及徑路神

祠越巫觋祠此因霍去病得休屠金人置諸雲陽郊祀志作甘泉宮以致天神是也本以得金人而有其祠說者反謂匈奴祭天其

之處偵矣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

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已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

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

匈奴左賢王

補注何焯曰兩將軍擊其東

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

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

補注劉奉世曰

既云死者過半又云盡亡其軍與武紀本傳無同者必有一誤先謙曰史記作漢亡失數千人李廣傳云廣軍幾沒以自當無賞武紀云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合證之廣軍四千死者二千餘故云過半殺匈奴三千餘故云過當及獨身脫還其軍盡亡失蓋或降或逃故耳故傳云合騎侯後票騎將軍廣軍幾沒以自當無賞也情事固無不合

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

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

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

補注何焯

曰票騎再西前斬三萬級此復降四萬人右王不能軍矣後出代攻左王得首虜亦七萬餘人左王不能軍矣冒頓之盛控弦之士三十餘萬於是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
補注先謙曰武紀以則幾耗其種之半
其地為武威酒泉郡則

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

中已實之

師古曰新秦解在食貨志

西滅北地已西戍卒半

補注劉敞曰明年西當作而

春

補注先謙曰二年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

補注朱一新曰其年春霍去病傳作其明年攷之武紀漢謀曰為去病傳是也此脫明字先謙曰四年也史記亦有明字

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曰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師古曰以發

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皆非公家發與之限補注王念

孫曰私負從馬即謂私負衣裝而從之馬頗分為二事非糧重不與焉音直用反與讀曰豫

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

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師古曰約謂為其要補注何焯曰昆邪來降則西方無復匈奴故兩軍皆東大將軍遇單

于票騎值左賢王也先謙曰官本注其作期是單于聞之遠其輜重師古曰徙其曰精兵

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

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師古曰與猶如也度音徒各反補注周壽昌曰左傳一與一誰能懼

彼注與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

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師古曰且行且捕斬之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孟

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城師古曰實音徒干反

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

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右谷蠡王已爲單于死迺自立爲單

于真單于復得其眾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二千

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

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

王庭漢度河自朔方已西至令居

師古曰令音零下亦類此

往往通渠置田官

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已北

師古曰其地相接不絕

初漢兩將大

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土物故者亦萬數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補注先謙

曰萬數史記作數萬武紀兩軍士戰死者數萬人此傳誤也

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

去而漢馬亦少無已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

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

爲外臣朝請於邊

師古曰請音材性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字

漢使敞使於單于單于

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

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補注先謙曰元狩六年於是

漢人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于烏維立為單于

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

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補注先謙曰元鼎五年匈奴入五原殺太守此傳微

有未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補注先謙曰據武紀遣公孫賀等在元鼎六年秋滅南越在六年春

滅東越在明年春六年尚未滅也此兩為南之誤史記亦誤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

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師古曰苴音子餘反武紀苴字作沮其音同補注先謙曰集解臣瓚云去九原

二千里見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臣漢輿地圖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

曰水名也去令居千里補注劉敞曰趙破奴傳但云至匈奴此匈奴字劉敞說同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

是時天子巡邊補注先謙曰元封元年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目見武節

師古曰而使郭吉風告單于師古曰風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

見示也而師古曰風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

使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問以何事而來補注周壽昌曰主客應是匈奴官名猶漢之典客漢舊儀云主客尙書主外國事

匈奴亦設此官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

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補注先謙曰史記能在即上是也官

本脫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師古曰亟急何

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師古曰但空也語卒單于大怒

立斬主客見者而畱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

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

等闕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曰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師古曰

墨黥面也補注王文彬曰注複述無謂疑有脫誤王烏北地人習

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於

漢曰求和親師古曰言為王烏故遣太子入質補注王念孫曰為

匈奴匈奴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彼言欲猶此言為矣古者為與將同義虛結傳結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

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也霍去病

傳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遁更令去病出代

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缺賦孟子梁惠王篇克告於君

君為來見也趙注君將欲來然則吾為遣太子即吾將遣太子也

師古不曉為字之義乃云言為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

王烏故遣太子入質失之矣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

滅貉朝鮮已為郡師古曰滅與穢同亦或作滅補注先謙曰滅朝鮮在元封三年而西置酒泉郡

已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已翁主妻烏孫王已分

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眩音州縣之

縣補注齊召南曰案地理志西河郡增山縣有道士出眩雷塞北

部都尉治則眩雷塞在西河郡之西北邊不得遠在烏孫國也

而匈奴終不敢已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已匈奴已弱可

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強音其兩反單于

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適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即欲

和親已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

繒絮食物有品已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適欲反

古師古曰反違也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

師古曰言遣太子爲質則匈奴國中餘者無幾皆當盡也幾

音居豈反補注先謙曰正義無幾言無所冀望也似較頗注爲長周壽昌云言無冀和好矣於義亦通

匈奴俗見漢

使非中貴人其儒生已爲欲說折其辭辯

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少辭字與下對文較合

年已爲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

補注先謙曰史記兵作使是謂

有使必答也時無漢畱匈奴使匈奴亦畱漢使必得當迺止楊信

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謂已甘言

師古曰謂古詔字欲多得漢

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

師古曰給詐也

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王烏歸

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

師古曰實也

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

補注先謙曰武紀元

封四年秋以匈奴弱可遂臣服迺遣使詔之單于使來死京師卽此事也

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

使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已爲漢殺吾貴使者迺畱路充國

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

師古曰特但也

殊無意入漢遣太子來

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迺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泥

野侯屯朔方呂東備胡師古曰泥野侯趙破烏維單于立十歲死

子詹師廬立補注先謙曰史記詹作烏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

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兒單于立

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呂乖其國使者入匈奴

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

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是歲補注先謙曰太初元年漢使貳師將

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築受降城師古曰杆音于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漢受降城在

吳喇武旗北吳喇武三旗在歸化城西三百六十里其冬匈奴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畜多飢寒

死而單于年少補注劉攽曰而改兒先謙曰史記作兒好殺伐國中多不安左大都

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師古曰私來報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漢即

來兵近我我即發師古曰來兵言以兵來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即兵來迎我初漢聞此言故

築受降城猶已爲遠其明年春

補注先謙曰二年

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

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

師古曰已迎左大都尉

期至浚稽山而還

師古曰浚音俊

稽音雞在武威北

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

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

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

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

補注王念孫曰此言浞野侯已爲匈奴所獲軍吏皆恐失將而誅故莫相

勸歸也勸下不當有而字蓋涉上句而衍史記無

軍遂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

降城不能下迺侵入邊而去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

兒單于立三歲而死于少匈奴迺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

句黎湖爲單于

師古曰句音鉤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响犁湖

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

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

亭至盧朐

師古曰盧朐山名也朐音劬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五原郡相陽縣北出石門郭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

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又西而使游擊將軍韓說

北得南虜城案即築城郭列亭至盧胸也

長平侯衛伉屯其旁師古曰說讀曰悅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築居

延澤上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居延澤在甘州其秋匈奴大入雲

中定襄五原朔方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五原殺略數千人敗數二

千石而去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

人會任文擊救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而自

王門關故得援酒泉張掖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

單于欲遮之不敢補注先謙曰敢史記作其冬病死句黎湖單于

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師古曰且音子余漢

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迺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

城之憂師古曰遺留也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

秋大之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之九

世祖昔為紀侯所譜而亭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

可以復讎乎曰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

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補注先謙曰武紀天漢元年單

于迺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丈人

行音胡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

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補注先謙曰武紀在

之明年二字蓋衍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

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師古曰幾漢兵物故

什六七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又使因杆將軍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邪

山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涿涂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

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

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迺貴陵召其女妻之

後二歲補注先謙曰武紀天漢三年秋匈奴入雁門四年遣貳師將軍等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

步兵七萬出朔方

補注先謙曰史記七作十

强弩都尉路博德

補注宋祁曰博德舊本作萬校本

改作博

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

師古曰即

上韓說也

因杆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

重於余吾水北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補注齊召南曰案山海經曰北鮮之山鮮水

出焉北流注于余吾疑即此余吾

而單于弓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

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

歸

補注先謙曰史記止此以下班氏所增

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

立爲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爲左賢王

次爲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弓爲有病更

立左大將爲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

讓位焉左賢王辭弓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

賢王許之遂立爲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弓左大將爲左賢

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揮不得代師古曰揮音撫更己為日逐王日逐王

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己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補注先

和二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

兩部都尉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其年當作其明年於是漢遣貳師

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上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補注

曰武紀作二萬人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

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鄧居水師古曰邸至也音丁左賢

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

侯度姑且水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師古曰

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邪音似嗟反補注王念孫曰案下文有速

邪鳥是地名則此追邪徑為疾道追邪徑為從疾道追之皆是臆說

且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作一句讀與下重合侯軍至天山文同

一例若如師古所云則御史大夫軍至當別為一句矣但言匈奴

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

陷陳卻敵殺傷虜甚眾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

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

引去重合侯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迺遣閼陵侯

將兵別圍車師師古曰閼讀與開同補注錢大昭曰閼陵侯成規也本匈奴人表作閼陵盡得其王民

眾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

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服虔曰夫羊地名也師古曰句山西山也句音鉤貳師遣屬國胡

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

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眾完保之因以為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語者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趙信城范夫人

城並在喀爾喀界內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

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

意適與獄會邳居已北可復得見乎如淳曰已就誅後雖復欲降匈奴不可得貳師出

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

萬騎度郅居之水一日補注先謙曰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

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補注先謙曰虜死傷甚眾軍長

史與決眊都尉輝渠侯謀晉灼曰本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侯

輝渠魯閭縣也師古曰眊音息隨反輝音輝僕多者字當為朋補

注錢大昭曰据表輝渠侯僕朋子雷電征和三年以五原屬國都

尉與貳師俱擊匈奴即其人也據晉云歸義侯表止有歸義之語

不云侯也先謙曰官本注雷後作雷電問作陽多下無者字是

曰將軍懷異心欲危眾求功恐必敗謀其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

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

寶憲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魏書蠕蠕傳世祖緣栗木西行遇

漢將寶憲故壘次於兔園木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軍按討東至

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案亦在喀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

律上其明年

補注先諫
日四年

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

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已自煩今欲與漢閭大關取漢女爲

妻

師古曰閭
讀與開同

歲給遺我藥酒萬石稷米五千斛

師古曰已藥爲酒
味尤甜稷米稷粟

也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

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

者曰然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

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

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迺得還貳師在匈奴歲

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閼氏病

師古曰單
于之母也

律飭胡巫

師古曰飭
與教同

言先

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已社

師古曰
祠社

今何故不用

補注

宋祁曰越
本無今字

於是收貳師貳師怒曰我死必滅匈奴

補注先諫曰
官本怒作焉

遂

屠貳師已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孰

師古曰
北方早

寒雖不宜黍稷匈奴中亦種黍稷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宜下黍作禾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自貳師

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補注先謙曰武

帝崩於後元二年距征和四年止二歲也云三前此者漢兵深入

歲自貳師沒年數之昭帝初即位匈奴入朔方師古曰孕重懷任者也

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懷殞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懷任者也

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

人鄉之師古曰鄉讀曰母闕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

迺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

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

等與顓渠閼氏謀匿單于死詐擒單于令師古曰擒與矯同與貴

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壺衍

鞬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師古曰風讀曰左賢王右谷

蠡王曰不得立怨望率其眾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

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

不服反曰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

肯會龍城師古曰各自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祭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後二年秋匈奴入

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

於是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曰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

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顏說非也彼時匈奴謂中國人爲秦人猶後世言漢人耳西域傳匈奴

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西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爲秦人習言故也彼注甚是又大宛傳聞宛城中新得秦人亦謂中國

人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

是遺漢糧也師古曰遺音弋季反衛律於是止迺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

馬宏等補注先謙曰紀在始元六年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爲

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曰通

善意

補注則壽昌曰傳介子傳引詔曰樓蘭王安歸當為匈奴開

成等三輩西域傳云樓蘭數寇殺漢使又云元鳳四年大將軍霍

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是宏副王忠使西域當在元鳳四

年前宏為匈奴所得不肯降持節之苦不減蘇武乃武歸是時單

向有屬國之賞而宏並不得與常惠等同受爵賞不可解

于立三歲矣明年補注先謙曰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師

日隊部也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

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已為道擊之師古曰道即西

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補注先謙曰二年復遣九千

騎屯受降城已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已備奔走師

日擬有迫急北走是時衛律已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

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

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師古曰風然其侵

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已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

死明年

補注先謙曰以上下文推之此明年二字當衍

單于使犁汗王窺邊

補注周壽昌曰犁汗是匈奴

奴右谷蠡庭所屬地下有犁汗都尉又有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

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

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

賢王犁汗王四千騎

師古曰無幾謂不多時也幾音居豈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上無幾下分三隊

入日勒屋蘭番和

師古曰皆張掖縣也番音盤補注先謙曰日勒在今甘州府山丹縣東南屋蘭今山丹縣西北

番和今涼州府永昌縣西

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

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

師古曰千長者千人之長補注沈欽韓曰續志張掖屬國

有千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汗王屬國都尉郭忠封

成安侯

補注先謙曰據功臣侯表封在元鳳三年二月斬犁汗王二年事也

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

掖其明年

補注先謙曰三年也元鳳中匈奴三次入邊紀皆不載

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

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

師古曰旁音步浪反行政塞外亭長

長當作障南監本閩本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饑火候望精明

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

單于豕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

之師古曰邀迎而擊之邀音工堯反補注錢大昭曰要依注當作邀先謙曰官本作邀曰問護軍都尉趙充

國充國曰爲烏桓間數犯塞師古曰間即中間也猶言比日也今匈奴擊之於漢

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

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

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補注先謙曰昭紀在元風三年匈奴聞漢兵至引去

初光誠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遼匈奴不及

烏桓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爲匈奴所中傷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敵擊

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爲平陵侯補注先謙曰四年匈奴繇是

恐師古曰繇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

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即位

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

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補注王先慎曰時公主亦遣使上書見西

傳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抗健習騎射

者皆從軍師古曰仇音古浪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抗作仇是顏所見本亦當爲仇遣御史大夫田廣

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

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

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

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

烏孫西域補注王念孫曰案此句顛倒不成文理當云使護烏孫兵發西域宣紀云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西域傳云

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皆其證昆彌自將翕侯呂下五萬

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眾匈奴聞漢兵大出老

弱奔走歐畜產遠遁逃師古曰犇古奔字歐與驅同是呂五將少所得補注沈欽韓曰

御覽八百三十七東觀漢記曰永平十五年上始欲征匈奴與賀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爲塞外草美可不須穀馬案軍出塞無穀馬故事馬防言當與穀上曰何以言之防對曰宣帝時五將出征案其奏言匈奴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微綴卽下調穀馬案防以此事知馬出塞餉穀後人因此知五將無功者由匈奴先覺遠避也

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鹵

獲馬牛羊萬餘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賁

師古曰烏賁地名也音云斬

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

師古曰候山山名也於此山斬捕得人

鹵馬牛羊二千餘蒲

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

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

使者蒲陰王弓下三百餘級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

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

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

雞秩山西有虜眾祁連卽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

壽諫曰爲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

丹余吾水上卽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

餘引兵還上曰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

遯不進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逗讀與

正文作遯則師古當有音今逗字有音而遯字無音則本作遯明

矣宣紀云祁連將軍廣明有罪自殺晉灼曰廣明坐逗雷如涪注

韓長孺傳云軍法行而逗雷畏候者要斬其字並作雷故知此逗

字爲後人所改也說文有逗字無通字後漢書光武紀不拘以逗

雷法其字亦作雷又元后傳吏畏候逗通當坐者通字師古無音

亦是後人所改文選范彥龍效古詩注引匈奴傳舊本北堂書鈔

政術部十四引元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爲侍御史校尉常惠

后傳竝作逗雷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及嫂居次名王犁

汗都尉千長將目下三萬九千餘級補注王先慎曰將字上奪騎字常惠傳西域傳並有是其

證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爲長羅侯然匈奴民眾

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于不可勝數補注錢大昭曰于當作亡先謙曰官本作亡

於是匈奴遂衰耗

師古曰耗洩也音呼到反

怨烏孫其冬

補注先謙曰本始三年冬

單于自

將數萬騎擊烏孫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數字

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

師古曰雨

具反音干

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

攻其北

師古曰令音零

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

數萬匹牛羊甚眾又重己餓死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

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

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

師古曰當

者報其直補注周壽昌曰取當猶取償也

茲欲鄉和親

師古曰茲益也

鄉讀曰鄉而邊

境少事矣壺衍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爲虛閼權渠單

于是歲地節二年也虛閼權渠單于立呂右大將女爲大閼氏而

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閼氏顓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

不能爲邊寇於是漢罷外城呂休百姓

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

單于聞之喜

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

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迺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

旁塞獵相逢俱入

師古曰訾音子移反旁音步浪反

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

奴欲爲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眾等

四人

師古曰治眾者軍監之名

將五千騎分三隊

師古曰隊音徒內反

出塞各數百里捕

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卽引去是歲也匈

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呂備漢其秋匈奴前

所得西噉居左地者

孟康曰噉音鼻匈奴種也師古曰噉音奴獨反

其君長呂下數千人

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戰殺傷甚眾

補注先謙曰下戰字衍文

遂南降漢其

明年

補注先謙曰地節三年

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

師古曰城郭謂諸國爲城居者

得其王及人眾而去單于復召車師王昆弟兜莫爲車師王收其

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呂實之

補注先謙

曰互詳其明年補注先謙曰四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

萬餘騎屯田右地欲已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補注先謙曰地節

節四年下明年為神爵元年此後二歲當為後四歲方合元康四年之數匈奴遣左右奧鞬各六千騎

師古曰奧音郁鞬音居言反與左大將再擊漠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

補注先謙曰神爵元年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師古曰比類也殺略人民數千驅馬

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餘萬騎旁

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補注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

亡降漢言狀漢已為言兵鹿奚盧侯補注周壽昌曰趙充國傳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

符奚盧山欲入為寇亡者題除渠堂言之是符奚盧山為塞南地故以封之彼作符此作鹿者傳寫雜出也言兵者趙充國傳漢封

羌陽離為言兵侯大約漢設此侯以待歸義者此因題除渠堂而本匈奴民來降言狀故封為言兵而加地名為侯例不入表也而

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

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迺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

未報會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

立而黜顓渠閼氏顓渠閼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

去顓渠閼氏語曰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郝宿王刑未

央使人召諸王未至師古曰郝音呼各反顓渠閼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

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衍胸鞮單于握衍胸鞮單于者代父

為右賢王師古曰胸音勃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鞮單于立復修和親

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師古曰酋音材由反補注先謙曰伊酋若王宣紀作呼雷若王譯音

無定字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

用顓渠閼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呂其子

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狁既不得立師古曰狁音先安反又音所發反亡

歸妻父烏禪幕師古曰禪音蟬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

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呂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

長其眾居右地

師古曰長眾為之長帥補注何焯曰右地疑作左地

日逐王先賢揮

補注先賢揮官

本揮作禪引宋

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

于許立之國人曰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

鞮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數萬騎歸漠漠封日逐王為歸德侯

補注先賢

日據紀表歸在神

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

師古曰胥音先余反

明年

補注先賢

單于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

後左奧鞮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鞮王畱庭奧鞮貴人共立

故奧鞮王子為王與俱東徙

補注周壽昌曰畱庭者畱居單于庭也西域傳康居有小王五其五即奧

鞮王也云至奧鞮城在康居東南地知奧鞮為西域地名此云奧

鞮貴人下云右奧鞮王

補注周壽昌曰匈奴故有相此始稱丞相言將萬

單于遣右丞相補注周壽昌曰匈奴故有相此始稱丞相言將萬

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

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卽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狁爲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鞬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曰且音于余反未戰握衍朐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汝也其下亦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我師古曰言於汝所居處自死握衍朐鞬單于志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握衍朐鞬單于立三年而敗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終

漢書九十四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漢書九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

民間者立爲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

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

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曰其長子都塗

吾西爲左谷蠡王少子姑耆樓頭爲右谷蠡王師古曰音莫構反留居單

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鞬王爲烏藉都

尉師古曰揮音韃奧音郁鞬音居言反補注劉攽曰衍爲字劉奉

世曰爲當作與王念孫曰管子戒篇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

也尹知章曰爲猶與也是爲字可訓爲與孟子公孫丑篇不得不

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

與有財也齊策犀首以梁為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嚴仲子避人因為聶政語與聶政語也韓詩外傳寡人獨為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史記淳于髡傳豈寡人不足為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言安足與謀也然則右與韃王為烏藉都尉即右奧韃王與烏藉都尉也或以為為衍字或以為誤字皆未曉古人文義與為一聲之轉故為有與義與亦有各二萬騎屯東方已備呼韓邪單于為義互見薛宣傳何與下

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師古曰揭音丘例反唯音弋癸反共讒右賢

王言欲自立為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

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韃王

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

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

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

其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

分屯東方已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

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西南留關敦地

師古曰關音跟其明敦音類又音對

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

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

罽姑地

師古曰罽音乃穀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乃作力

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

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督樓

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

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溫敦

師古曰呼遼累者其官號也遼古速字也累音力追反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

云宣紀呼遼累單于帥眾來降功臣表信成侯王定以匈奴烏桓屠耆單于子左大將率眾降侯義陽侯厲溫敦以匈奴諱速累單

于率眾降侯此即屈與敦也未嘗為單于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二者誤也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

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

補注先謙曰信成即新城字通用

烏厲溫敦為義

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

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

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爲閼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

在東邊其後二年閼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

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

補注劉攽曰多呼韓邪三字朱祁曰

漸本無破其兵三字王文彬曰此文誤倒當作破其兵

呼韓邪走文義乃順上三字非衍下三字亦不可無

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

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

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

師古曰曰服役於人爲下

已馬上戰鬪爲國故有

威名於百蠻

補注周壽昌曰外夷相謂爲蠻不必南方也故匈奴亦稱百蠻

戰死壯士所有也

古師

曰言人皆有此事耳

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

諸國

師古曰爲諸國之長帥也

漢雖疆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占之制臣

事於漢卑辱先單于

師古曰言泰辱之更令卑下也

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

已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疆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

國皆為臣妾

師古曰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也

自且鞮侯單于已來匈奴日削不

能取復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復音扶目反

雖屈疆於此未嘗一日安也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已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

補注周壽

昌曰匈奴貴人相稱為大人二字始此

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

婁渠堂入侍

師古曰婁音力于反

到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

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

師古曰款叩也願朝三年

正月

師古曰會正旦之制賀也

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

為陳道上

師古曰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寵衛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七郡謂過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

地焉却而後至長安者也

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已殊禮位在諸侯

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已冠帶衣裳黃金璽盤綬

師古曰盤古戾字戾草名

也已戾染綬亦諸侯王之制也

玉具劍

孟康曰標首鉞衛盡用玉為之也師古曰劍口旁橫出者也衛劍鼻也鉞音淫衛

字本作銳其音同耳補注先謙曰銳當作璚王莽傳正作璚說佩

文璚劍鼻也古劍劍常有之以玉為劍鼻故從玉亦有劍者佩

刀弓一張矢四發服虔曰發十二矢也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

一放兩放也今則以一矢為一放也補注沈欽韓曰四發乘矢也

古今並以一矢為一發隋禮儀志後齊三月三日馬射一品二品

三十發三品二十五發此不當如服說十二矢也又駟虞詩壹發

五靶箋以為五靶而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見仁心之至若四矢

為一發五已中梁載十師古曰梁載有衣安車一乘鞶勒一具師

其四靈得為仁梁載十師古曰梁載有衣安車一乘鞶勒一具師

日勒馬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師古曰

一襲猶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補注錦綳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

注宋祁曰注文之字服字當刪師古曰道諱曰導長平上自

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道諱曰導長平上自

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師古曰不其左右當戶之

羣臣皆得列觀補注王念孫曰案臣字後人所加左右當戶之羣

紀云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是其證後人於羣及諸蠻夷君長

下加臣字則義不可通通鑑刪去之羣二字亦非及諸蠻夷君長

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來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

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

師古曰徐自為所築者也補注先謙曰官

本注徐上有即字

有急保漢受降城

師古曰保守也於此自守補注齊召南曰案此即公孫敖所築者城在五

原郡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

發邊郡士馬已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

師古曰在朔方靈渾縣西北補注沈欽韓

曰河水注水北迤西屬于靈渾縣故城東有道自縣西北出詔忠

雞鹿塞明志東北屬大宛有唐地志以奚結部置雞鹿州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師古曰糒乾飯也音衛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給贍

其食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

遇之甚厚明年

補注先謙曰四年

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

加明年

補注先謙曰黃龍元年

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

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已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為送始郅支單

于已為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眾西欲攻定右地

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

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

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師古

曰度音徒各反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

見呼韓邪為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曰稱漢師古曰稱漢朝之意也稱音尺孕反

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

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即擊故云逢擊補注王念孫曰案

方言逢迎也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逢擊猶迎擊耳顏說迂西域傳單于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

逢受亦謂迎受之也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即受取亦非因北擊烏揭師古曰揭音上反補注先謙曰官

本考證云烏揭即前文所謂呼揭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師古曰令音零補注

周壽昌曰堅昆今塔爾巴哈台之西丁令即丁零今科布多之北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

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

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眾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

萬斛已給焉郅支單于自己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

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

聞甌脫皆殺之師古曰於甌脫得聲問云殺之補注劉攽曰郅支

呼韓邪故漢責其使也言皆者吉有徒眾王念孫曰案劉說是矣

而未盡也上言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則此殺之二字乃專謂

殺吉非兼徒眾言之不得云皆殺之也余謂皆字呼韓邪單于使

常在言字上謂匈奴降者皆言聞甌脫殺之耳師古曰薄責以文簿一

來漢輒簿責之甚急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明年漢遣車騎都尉

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

令自疑師古曰疑者疑昌猛見單于民眾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

足已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師古曰塞下無

所得久不畏郅支恐北去後難約束師古曰不可昌猛即與爲盟

約曰自今已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

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師古曰漢人爲盜於匈奴匈奴有寇發兵

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

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師古曰諾水即今突厥地諾真水也補注沈欽韓曰

新唐書薛延陀傳李勣選敢死士往脫河起白道林刑白馬單

于誠北誦前篇追大度設大度設渡諾真水即諾水也金契金也于

己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之師古曰契刻撓攪也音呼高反補曰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

為飲器者其飲血盟補注沈欽韓曰淮南齊俗訓胡人彈骨越人契臂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注胡人之盟約

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詛即此是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己為單于保塞為藩雖

欲北去猶不能為危害昌猛擅己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

單于得己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師古曰羞辱也不可得行宜遣

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師古曰無狀羞無善狀補注先謙曰

官本注上薄其過師古曰以其罪過為輕薄有詔昌猛己贖論勿解盟其後呼

韓邪竟北歸庭人眾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

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

與諸翕侯計曰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

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已立之師古曰言與郅支并力共滅烏孫已其地立郅支令

居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

孫聞康居計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

聚它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眾中寒道死師古曰中寒傷於寒也道死死於道

上也補注宋祁曰景本無馬字史館本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與錢同其後都護甘

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師古曰語在延壽湯傳郅

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已郅

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補注沈欽韓曰案文常云康居非烏孫已故未得

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

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已自親師古曰言

欲取漢女而身爲漢家婿元帝已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補注沈欽韓曰西京

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乃使畫工圖其形案圖召幸諸宮人皆賂畫

工獨王嬙自恃容貌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遂不得見後匈奴入

朝求美人爲關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

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不復更乃窮案畫工皆

市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已西至敦煌師古曰保守也自請

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已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

者皆已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已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已

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

陰山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陰山在吳喇忒旗西北二百四十里

無水草不可駐牧中國得陰山乘高一望寇出沒蹤跡皆見必踰

大磧而居其北去中國益遠故陰山爲禦邊要地陰山以南卽爲

漠南彼若得陰山則易以飽其力而內犯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

此秦漢唐都關中必逾河而北守陰山也

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

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師古曰斥開也攘建

郤也音人羊反

塞徼起亭隧

師古曰隧謂深間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隧音途

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

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

補注先謙曰匈奴來所謂大磧也

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

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

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

師古曰如天之覆也

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

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

隧今裁足已候望通燹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

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

犯約哉三也

師古曰必極也極保之也

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

下之覬欲也

師古曰覬音冀

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

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

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已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

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

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猶相欺侮也易音弋鼓反

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

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

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

八也起塞已來百有餘年

補注先謙曰胡注自武帝起塞時數之

非皆已土垣也或

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

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僵音藍補注先

謙曰官本注

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

補注先謙曰顧炎武

云昌平山水記湖河川至牛關山與白河合其寬處可一二里昔

人斫大樹倒著川中狹處僅二三丈以巨木爲橋其外縱橫布石

以限戎馬此漢中郎侯應所謂木柴僵落谿谷水門者然水性湍

急大雨則諸崖之水奔騰而下漂木走石當歲歲修治又所云功

費久遠不可勝計也

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已壹切省繇戍

師古曰一

也解在平紀

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

繇讀曰徭

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

師古曰卒如罷戍卒省

候望單于自己保塞守御

補注先謙曰御禦同通鑑作禦

必深德漢

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

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

所已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

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

師古曰將軍計嘉也諭謂曉告

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

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

師古曰鄉讀曰嚮

所已爲民計

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

已備塞外也亦已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已專眾

心也

補注先謙曰胡注專壹也

敬諭單于之意

師古曰言已曉知其意也

朕無疑焉爲單于

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

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爲呼韓邪畫計歸漢竟

已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

師古曰伐謂矜其功力

呼韓邪

疑之左伊秩訾懼誅將其眾千餘人降漢漢已爲關內侯食邑三

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為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及竟寧中呼韓邪

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

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任匈奴中皆

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

得呂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

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侍史於漢不敢聽命師古曰言為單于充使留侍於漢不能還

匈奴補注先謙曰官本史作使是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君號寧胡閼氏師古

曰言胡得之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

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嬪

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且音子餘反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

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麋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胥音先於反皆長

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

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顓渠閼

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

人民創艾戰鬪師古曰創音初亮反艾讀曰父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

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也不如立雕陶

莫臯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

亂師古曰舍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謂棄置也

呼韓邪死雕陶莫臯立為復株絳若鞮單于師古曰復音服絳音力追反補注齊召南

曰案自雕陶莫臯以下凡單于號俱冠以若鞮二字匈奴謂孝為若鞮見下文周壽昌曰後書南單于比以下直稱鞮也復株

絳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虛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已且麋胥為

左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絳單于復

妻王昭君補注沈欽韓曰吳兢樂府解題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不從胡禮乃吞藥而死此好事者飾之

為須卜居次李奇曰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文穎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補注錢大昭曰案云是伊墨居次因

為須卜當之妻故亦稱須卜居次耳沈欽韓曰以常惠與烏孫兵

獲單于嫂居次驗之居次是其王侯妻號猶今王妃稱福晉也非

公主小女為當于居次文穎曰當于亦匈奴大夫族也師河平元年

之比古曰須卜當于皆其大夫家氏族

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師古曰演音衍補注

演荀紀作黃渾通鑑作莫渾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反師古曰河東之縣也補注

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已聞下公卿

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補注王念孫曰漢紀孝成紀或作

受是議者皆言宜受其降咸案下文谷永杜欽以為不如勿

惟永欽不可也作咸是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已為漢興匈

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

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

之質師古曰享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

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

未知利害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私使伊邪莫演詐降已卜吉凶受之虧德

沮善

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

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

生隙

師古曰問音居竟反

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

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

責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

師古曰竟讀曰境

不可不詳也不

如勿受呂昭日月之信抑詐讓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師古曰讓詐辭也音許遠

反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

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願朝

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匹絮二萬斤它如竟

寧時復株累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麋胥立為搜諧若鞮

單于搜諧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胸畱斯侯入侍

師古曰胸音許于反補注

先謙曰官本胸並作胸

且莫車為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為

朝二年發行

師古曰欲會二年歲首之朝會故豫發其國而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朝會作朝禮

未入塞病

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揮

王烏夷當入侍

師古曰涂音徒揮音纒補注宋祁曰揮舊本作禪

呂囊知牙斯為左賢王

車牙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

于烏珠留單于立呂第二闕氏子樂為左賢王呂第五闕氏子與

為右賢王

師古曰此二人皆烏珠留之弟也第二闕氏即上所謂大闕氏也第五闕氏亦呼韓邪單于之闕氏補注先謙

曰官本第二

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

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

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

師古曰斗絕也直當也

生奇材木箭竿

就羽

師古曰就大雕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為箭竿音工旱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雕作鷩引宋祁曰注鷩當作雕就即鷩也

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

言其利

補注先謙曰胡注言得此地為中國利

上直欲從單于求之

師古曰直猶正耳補注先謙曰

胡注直徑直也

為有不得傷命損威

師古曰詔命不行故云傷命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天子之命不行於夷狄

為損中

根即但呂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

師古曰自以藩意說單于而求

國之威

之藩至匈奴呂語次說單于曰補注先謙曰胡竊見匈奴斗入漢

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補注先謙曰胡注張

澤索谷一治居延又有農都尉治番和是三都尉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

斷關之補注宋祁曰關當作閉先謙曰通鑑關作省兩都尉士卒

數百人呂復天子厚恩師古曰復亦報補注先其報必大漢得此

地必厚報賞單于補注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

宋祁曰賞字當作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

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城呂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

師古曰偶音五口反駱音塗次下亦同補注先謙曰胡注案後書

匈奴有溫禺犢王班固燕然山銘曰斬溫禺以殄鼓血尸遂以染

鏢意溫偶即溫禺也後人妄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師古

於禺旁從人耳當讀曰禺生謂山之所出草木鳥獸為用者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

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單于名囊知牙斯王莽專政諷其慕中

國不二名始名知史從簡便因以單名書於此已問溫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

車皆仰此山材木師古曰謂諸小王為諸侯者效中國之言耳仰音牛向反補注周壽昌曰即所謂裨小王之類

西邊匈奴邊國小蒲類皆是也見西域傳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為太原太守單

于遣使上書曰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

法當死更大赦二師古曰更經也音功衡反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騶仇揮王稽留昆入侍師古曰揮音鑣稽音

雞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寔師古曰援音後寔音竹二反翕侯人眾

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

師古曰冷音零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毆牛畜去師古曰毆與驅

同卑援寔恐遣子趨遂為質匈奴師古曰遂音錄單于受旨狀聞漢遣中

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寔

質子補注先謙曰以兩國並為漢臣不當擅受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

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

服虔曰前猶流也河水從西北

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

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音一涉反國輒有大故師古曰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曰問公卿亦曰爲虛費府

帑師古曰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音它莽反又音奴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

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

師古曰已亂而後治之戰二者皆微師古曰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

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曰爲漢與匈

奴從此隙矣補注先謙曰言隙從此開本北地之狄補注錢大昭曰本閩本作夫五帝所不

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呂來

明之呂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

築長城呂界之會漢初興呂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

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鄧展曰石大也師古曰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

策也音獲補注朱一新曰石卒其所已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師古曰卒

通作碩鄧說是也顏注非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已

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

遺之師古曰以權道為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

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

霸上已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

國將三十萬眾微於便墜師古曰微要也音匈奴覺之而去徒費

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

萬載之策師古曰恢大也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

餘年師古曰操持也音干高反補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

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已臨翰海師古曰積

土為封而又禪祭也虜名王貴人已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

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

狼望之北哉

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補注先謙曰胡注邊人謂舉疑疑為狼火狼望謂狼煙候望之地曰為不

壹勞者不久佚不斲費者不永寧

師古曰佚與逸同

是曰忍百萬之師曰

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

師古曰喙口也摧百萬之師於

獸口也廬山匈奴中

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

師古曰桀堅也言其起立不順欲

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曰烏

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

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

時鮮有所獲師古曰鮮少也

音先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

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

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曰逐呼韓邪攜國歸死

補注王念

孫曰案歸死二字於義不可通歸死當為歸化字之誤也此承上大化神明而言謂單于攜一國之人來歸王化也下文曰今單于

歸義懷款誠之心歸義猶歸化耳通鑑漢紀二十六作歸死扶伏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漢紀孝哀紀通典邊防十一竝作歸化扶伏

稱臣

師古曰伏音蒲北反補注周壽昌曰扶伏即匍匐

然尚羈縻之計不韻制

師古曰韻與專同專

制謂以為臣妾也

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

師古曰彊音其兩反補注先謙曰官

本無

何者外國天性忿鷙

師古曰鷙音竹二反

形容魁健

師古曰魁大也負力怙

氣

師古曰難化已善易隸已惡

補注先謙曰胡注隸習也言易習

於為

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

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

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

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種也在益州見昭紀也

籍蕩姐之場劉德曰羌屬也師古曰籍猶

注元帝永光三年隴西羌多姐反豈是邪

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

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絕也

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

師古曰離歷也三月為一時

固已犁其庭埽其

閭

師古曰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

師古曰蓄古災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

也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

補注先謙曰胡注引師古

曰懸絕也 前世重之茲甚師古曰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

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

家雖賢不得已者也師古曰奈何距曰來厭之辭疏曰無日之期

補注先謙曰胡注來厭或言從上游來厭人也止消往昔之恩開

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師古曰言單于

之辭以怨漢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負恃歸怨於漢因曰自絕終無

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

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

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師古曰

於未然謂計策素定禦難折衝補注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

心於內辯者穀擊於外師古曰穀擊言使車猶不若未然之時也

補注先謙曰邊隙既開雖竭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師古曰置城

盡謀慮較未然時更難措置

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已大萬計者

師古曰財用之費一歲數百萬也

豈為康居

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

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皆東

北向相似也

迺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

在西域中

補注先謙曰胡注謂向者不憚十分之費以制匈奴今來朝之費十分之一耳乃愛惜之

臣竊為國不安也唯

陛下少畱意於未亂未戰已過邊萌之禍

補注先謙曰書奏天子

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

斤

補注先謙曰官本雄作緡

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

名王已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

壯願從五百人入朝已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

朝上已太歲厭勝所在

師古曰厭音一涉反

舍之上林苑蒲陶宮

師古曰舍止宿補注

先謙曰胡注蒲陶本出大宛武帝伐大宛采蒲陶種植之難宮宮由此得名

告之已加敬於單于

師古曰云

以敬於單于故令止上林

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

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

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

師古曰回音胡內反

況等乏食單于迺給其

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初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

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

師古曰且音子開反

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

左日遂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

莽秉政欲說太后曰威德至盛異於前

師古曰說讀曰悅此事取悅於太后

迺風

單于

師古曰風讀曰諷

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

師古曰云者其女名

太后

所已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

師古曰句音鉤

去胡來王唐兜

師古曰為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為王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注非也西域傳姑羌國王號去胡來王

皆怨恨都護

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語在西域傳單于受置左谷蠡地

注補

先謙曰左谷蠡王所居地也

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

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歙使匈奴

師古曰告音俞

告

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

師古曰既屬漢家不得復臣匈奴

今遣之

師古曰今即遣還補

注先謙曰今有即訓顏注未晰

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已

南天子有之長城已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已狀聞有降者不得

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

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其時尚未更名應曰臣襲知牙斯

作史者從其後更名錄之耳

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已報

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絕

師古曰幾

音鉅

依反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已報厚恩

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

奴界上逆受

服虔曰惡都奴西域之谷名也師古曰逆受迎而受之

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

其罪

補注先謙曰胡注為二虜請於漢求釋其背叛之罪也

使者已聞有詔不聽

師古曰不免其罪

會西域諸國王斬已示之

補注先謙曰欲以懲後使不敢叛

迺造設四條

師古曰更新為

此制也

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

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

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師古曰與聖書付單

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補注先謙曰莽以約束

所為約束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曰風單于師古曰風

宜上書募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

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師古曰

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

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已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師古

曰故時常稅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

子詔條之當予匈奴稅補注錢大昭曰之當作匈奴使怒收烏桓

酋豪縛到懸之補注周壽昌曰到倒酋豪昆弟怒其入匈奴使補

錢大昭曰入當作殺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

先謙曰官本作殺

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

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師古曰毆與驅同置左地告

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

往贖匈奴受畱不遣師古曰受其皮布而畱人不遣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

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師古曰颯音立補注錢大昭曰此率

字讀如將帥之帥莽置五威將每一將各置前後左右多齎金帛

重遺單于諭曉曰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

于璽補注齊召南曰案故印即甘露三年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

師古曰新者莽自係其國號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紱師古曰紱者印之紐也音弗詔令上故

印紱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紱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

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補注宋祁曰一本作止不見新印文錢大昭曰開本曰下有止

字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為壽五威

將曰故印紱當曰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

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著新紱

不解視印飲食至夜迺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

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師古曰鄉讀曰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

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

故印已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師古曰與饒燕土果悍師古

決也悍勇也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

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補注宋祁曰迺

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補注王念孫曰案景祐本

也也補注見前今若去璽加新則與臣下無別也今

本即作印者後人不曉即字之義而以意改之耳御覽儀式部四

引此正願得故印將率示曰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

率所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

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

書求故印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故印已壞而云因上書將率還

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多已問咸咸具言狀師古曰謂

婦女弱小賸師古曰謂將率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師古曰

之不還者音居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內

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顯決已聞詔報從塞外還之補

宋祁曰決一作使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後已求稅烏桓不得

因寇略其人民歟由是生重已印文改易師古曰重故怨恨迺遣

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眾萬騎已護送烏桓為名師

日陽言云護送烏桓人眾實來為寇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已

聞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

兄狐蘭支將人眾二千餘人毆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歐與

國之人皆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古師

亡降也曰後成車師小國名也長其長傷都護司馬復還入匈奴時戊己師也補注先謙曰成城通作

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候任商等見西域頗背叛聞

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己校尉刀護

師古曰刀音貂補注先謙曰官本刀並作刁遣人與匈奴南犁汗王南將軍相聞補注

昌曰案匈奴有左王將右王將左右大將等官無稱將軍者此南犁汗王所屬稱南將軍殆仿漢官制也先謙曰官本汗作汗下同

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

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眾

別置零吾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單于所數

呼與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眾

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蘭苞副校尉

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

呂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

咸爲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戟十

師古曰戲

戟有旗之戟也戲音許宜反又音麾拜助爲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

莽封苞爲宣威公拜爲虎身將軍封級爲揚威公拜爲虎賁將軍

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

孫何呂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

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厯告左右

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

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卽位怙府

庫之富欲立威迺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

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眾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

追匈奴內之于丁令師古曰逐之遣入丁令地令音零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

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

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

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

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蠱之螫毆之而已師古曰蠱古故字也蠱音

盲整音式亦反毆與驅同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

深入遠戍師古曰約少也少齎衣裝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

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師古曰罷讀曰疲耗損也創音初向反艾讀曰艾次下亦同而天

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

萬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已喪社

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阨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厄比年饑饉西北邊

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師古

日援引計其道里一年尙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也音爰

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

此二難也

師古曰調發也音徒鈞反屬音之欲反

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

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

已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

餘糧尙多

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糒薪炭重

不可勝

師古曰糒古金字也糒金之大口者也糒音富

食糒飲水已歷四時師有疾疫之

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糒重

自隨則輕銳者少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下亦同

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

幸而逢虜又累輜重

師古曰累音力端反

如遇險阻銜尾相隨

師古曰銜尾銜也尾馬尾

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

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

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已

創艾胡虜

師古曰請率見到之兵且以擊虜

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

咸既受葬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已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

已爲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葬已登代助爲順單于

厭難將軍陳欽師古曰厭音一涉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下葛邪塞下震狄將軍王巡屯雲

中葛邪塞是時匈奴數爲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毆畜產去甚

眾師古曰毆與壓同捕得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咸子角數爲寇兩將

已聞四年葬會諸蠻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已來

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

難師古曰撓攪也音火高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構作構注火作丈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

屯而不出吏士罷弊師古曰罷讀曰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

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

須卜當卽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補注先謙曰云是須卜居次上文兩見伊墨二

字疑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爲莽所拜故

遂越輿而立咸為烏累若鞮單于

師古曰累音力追反

烏累單于咸立己弟

與為左谷蠡王烏珠留單于子蘇屠胡本為左賢王己弟屠耆闐

氏子盧渾為右賢王

師古曰渾音胡昆反

烏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己

為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當為單于

故烏珠留單于授其長子己為護于欲傳己國咸怨烏珠留單于

貶賤己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為左屠耆王云當遂勸咸和親

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

師古曰虎猛縣名制虜塞在其界補注沈

欽韓曰一統志虎猛廢縣在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界內直隸林北

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

補注周壽昌曰

和親侯王欽展德侯王颯俱王莽時封故表削而不書

和親侯王欽者王昭君兒子也

師古曰欽

音中部都尉己聞莽遣欽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

師古曰颯音立

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紿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

等

補注先謙曰官本購作構

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刀護賊芝音妻子己

下二十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廚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欵颯

補注宋祁曰

廚字上當有右字

葬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

應劭曰易有焚如死

作刑名也如清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棄之葬依此作刑名也師古曰易離卦九四爻

辭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葬賂遺故外不失漢故

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師古

曰入爲寇而虜掠

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其爲寇入塞

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尙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

心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欵與五威將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

使送右廚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

載曰常車

劉德曰縣易車也舊司農出錢市車縣次易牛也補注周壽昌曰若今之長載短卸

至塞下單于

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遣單于金珍因諭說

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爲後安

公當子男奢爲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

歛又呂陳良等購金付云當令自差與之師古曰差其次第多少十二月還

入塞莽大喜賜歛錢二百萬悉封黠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

死弟左賢王與立爲呼都而尸道臯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

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諡帝爲孝慕之故皆爲若鞮呼都而

尸單于與旣立貪利賞賜遺大且渠奢與云女弟當戶居次子醯

橫王師古曰橫音讀補注先謙曰上文昭君二女長女云爲須卜居次小女爲當于居次此當戶乃當于之諺與云下應更有

云字文義乃明据下文云與當俱來也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歛與奢等俱至

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已兵迫脅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

脫歸匈奴補注先謙曰卽上文子醯橫王當至長安莽拜爲須卜單于欲出大兵

呂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

會當病死莽呂其庶女陸遂任妻後安公奢李奇曰陸遂邑也莽改公主曰任奢本爲

侯莽以女妻之故進爵為公師古曰遂音錄任音王補注所已尊

錢大昭曰陸當作睦睦遂任名捷莽侍者開明所生女此計意不止會漢兵誅莽云奢亦

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立之者師古曰言為死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補注周壽昌曰功臣表歸

王率眾降侯其孫颯嗣侯此殆即其人颯諷字近又緣上展德侯

颯而誤下稱劉颯者必賜姓史失載也以故侯從光武得紹封復

國建武六年使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

匈奴見後書匈奴見後書侯曰下印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與驕謂遵颯曰匈

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師古曰言中閒之時也孝宣皇帝輔

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曰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

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曰敗而漢復興亦我

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距師古曰掌謂支柱也音丈庚反又丑

角堂之鄭注堂讀如掌單于終持此言補注周壽昌曰攷工記弓人維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

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皋陶作士詩稱戎之言也猾亂也夏謂中夏諸國也

狄是膺

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美僖公與師與齊桓討難膺當也

春秋有道守在四夷

師古曰春秋左

氏傳昭三十二年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言德及遠補注王先慎曰春秋有道卽春秋有言也與書戒

詩稱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

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

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

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

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

已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

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

師古曰下音胡亞反

有威服而臣畜

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

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

單于冀呂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

而單于反呂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呂漢女增厚其賂歲

呂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呂文帝中年赫然發

憤遂躬戎服親御鞬馬從六郡良材力之士師古曰六郡謂隴

上郡西河也其安定天水西河武帝所置耳史本其土地而追言也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

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

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

約呂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補注沈欽韓曰列女傳四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

如匈奴者非可呂仁義說也師古曰此說謂勸諭獨可說呂厚利結之於天

耳師古曰此說讀曰悅故與之厚利呂沒其意沒溺也與盟於天呂堅其約

質其愛子呂累其心師古曰累音力端反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

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師古曰展轉爲移動其心夫賦斂行賂不足呂當三軍之

費城郭之固無已異於貞士之約晉灼曰堅城固守不勝而使邊

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補注沈欽韓曰穀梁傳稚子咽哺師古曰

哺謂所食在口者也咽音宴哺音捕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

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

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

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

單于亦輒拘留漢使已相報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其桀驁尙如斯師古曰

同安肯已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

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師古曰襲重也夫

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

吾所已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已奉寇讎信

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師古曰幾至孝宣之世

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師古曰直當也因其壞亂幾亡之阨

師古曰幾近也音矩依反權時施宜覆呂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

二世稱藩賓於漢庭補注先謙曰官本二作三案呼韓邪復休是案烏珠留三單于來朝是三世賓漢庭也

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師古曰晏晚也三世無犬吠之警藉庶亡干戈之

役師古曰藉古黎字補注沈欽韓曰案隸釋華下民租碑惠滋勅庶幾費風碑又作勅堯廟碑作黎此正漢俗黎字不得以爲

古先謙曰官本勅作勅三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

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

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譖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

時至時去宜待已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師古曰遂古通字補

注沈欽韓曰此亦逖之俗字不得爲古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

備侯應已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

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師古曰昧貪也音妹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

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

矣補注蘇與曰前所云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嫌恃一時

之事者未必已經遠也先謙曰官本必作可是若乃征伐之功秦

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師古曰度音大各

分九州列五服師古曰九州五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

貢非謂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物猶類也言類九州五服

之土貢若禹貢某州貢某物周官某服貢某物也周官載師掌任

土之濊以物地事草人掌土化之濊以物地義並與類同桓六年

左傳及晉語注並曰物類也學記比物醜類文十八或脩刑政或

昭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已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師古曰春秋

侯會吳于鍾離公羊傳曰曷為殊會吳外也曷為夷狄之人貪而

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

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師古曰辟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已

山谷雍曰沙幕

師古曰雍讀曰壅

天地所已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

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

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已外而不內疏而不

戚

師古曰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

而守之師古曰懲謂使其創久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已禮讓羈縻不絕使

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終

漢書九十四